

CARRION COMFORT

魔鬼在你身后Ⅲ

要杀死魔鬼，先杀死你心中的恐惧。

[美]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汪洋 译

魔鬼在你身后①

惊悚片，惊悚片，惊悚片。

惊悚片，惊悚片，惊悚片。



CARRION COMFORT

魔鬼在你身后③

[美]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汪洋 译

“你是一个鬼，
你不是人。
你是一个魔鬼，
你不是上帝的子民。
你在哪里？

“我打碎了你的
玻璃杯。你必须
给我一杯水，否则
我就要死掉。”

“我打碎了你的
玻璃杯。你必须
给我一杯水，否则
我就要死掉。我
必须喝水，否则我
就要死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魔鬼在你身后 : 全3册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汪洋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Carrion Comfort

ISBN 978-7-5594-0218-9

I. ①魔… II. ①丹…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363号

CARRION COMFORT: Copyright©1989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7-141号

书 名 魔鬼在你身后

著 者 (美) 丹·西蒙斯

译 者 汪 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 子 闵 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835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18-9

定 价 15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魔鬼在你身后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目 录

Part 3 终局

44 / 003

贝弗利山，1981年4月23日，星期四

哈罗德没有丧失意识，但也绝非清醒。他仿佛漂浮在一池虚假感觉和错乱回忆构成的浓汤里，这段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45 / 021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

娜塔莉从麻醉导致的昏迷中醒过来。她感到了光线，以及索尔用湿布揩她额头的轻柔触碰。她向下看去，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绑着，然后哭喊起来。

46 / 037

洛杉矶，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

理查德·海恩斯探员用联邦调查局的保密电话，联络了巴伦特先生在棕榈泉别墅的通信中心，但他并不知道这位亿万富翁接电话时身在何处。

47 / 043

洛杉矶，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哈罗德只记得漫长对话的零星片段。但最后一发麻醉飞镖造成的静脉挫伤和残留的刺痛却是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他曾经被人下药、绑架、虐待。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索尔一直认为，上校和他的同类是某种变异体，是进化中的另类产物，在统计学上只是极少数。但同哈罗德共处四十小时后，他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理查德·海恩斯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为查尔斯·科尔本和C.阿诺德·巴伦特工作。作为免控者，他不能被科尔本操控，但他获得了金钱和权力方面的丰厚回报。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附近，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每次战争中，他都是军医。除了被上校操控去跟踪老家伙的那几个小时，索尔从来没有杀过人。

阿拉巴马，多森，1981年4月26日，星期天

吉米·韦恩牧师边走边脱，在地毡上留下一串被汗水浸透的衣物，最后赤身裸体地站在吧台旁。办公桌后的高背皮椅转动过来，一个红脸庞、灰眼睛的老人说：“真是一场刺激的布道啊。”

梅勒妮

我开始回想起同威利的浪漫时光。当我通过他们感受到激情的潮水时，我想到的总是威利。

查尔斯顿，1981年5月4日，星期一

有人从房内打开了前门。但娜塔莉看到里面一团漆黑。她快步行走在两个男人中间，右臂仍被高个男人紧紧抓住。她进入了房子。

梅勒妮

她说她是尼娜派来的。起初一分钟，我惶恐极了。我逃回自己的身体，想要爬下床，我的右臂和右腿胡乱地舞动着，拖拽着失去知觉的另一半身体，仿佛那是一块腐肉。

查尔斯顿，1981年5月5日，星期二

娜塔莉强打精神，走完了第一个街区。她绕过街角，离开了福勒家的视线范围。她知道，她现在要么就屈膝瘫倒在人行道上，要么就发足狂奔。

梅勒妮

那晚在霍金斯家族墓地，我只看到了骨头和粉尘，还有下葬时所穿的华丽衣物腐朽后的残渣。尼娜没有藏在那里。

多尔马恩岛，1981年5月9日，星期六

米克斯接过钱，放在大腿上翻了翻。“听着，”他说，“如果我能帮你查出谁杀了罗布·金特里，就算不给我这笔奖金我也愿意。”

梅勒妮

通过试探，我认为这个女孩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尼娜在操控她，但根本无意与我争夺控制；第二，这个女孩是个调教得非常好的傀儡；第三，她根本就没有被操控。

查尔斯顿，1981年5月10日，星期天

索尔在讲座中说，流行节目和畅销小说中的这种恐惧和憎恶孩子的倾向是非理性的，其根源是普遍的罪恶感、共同的焦虑和全人类所共有的对衰老的苦恼。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3日，星期六

这一周结束的时候，托尼·哈罗德已经烦透了跟有钱有势的家伙打交道：那些权贵明显有朝浑蛋发展的倾向。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4日，星期天

索尔意识到，这里并不需要全尺寸囚房，因为囚徒在岛上都待不了一个星期。索尔紧接着进入了自己的裂缝。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4日，星期天

哈罗德是第一次来到隔离区北面。尽管他知道岛上肯定藏有秘密基地，但亲眼看到这座地下堡垒时，他还是备感惊诧。

63 / 204

梅勒妮

威利还活着！透过休厄尔小姐的眼睛，我的视线越过囚笼的栅栏，立刻捕捉到他的身影。

64 / 209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

头一天晚上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他选的那个女人难操控极了，哈罗德不得不动用所有念控力，才能让她同另外四个男性傀儡一起走完隔离区北面栅栏外五十码的距离。

65 / 219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

索尔在狭小的囚牢中被囚禁了超过二十四小时。索尔躺在黑暗中。四个世纪以来，这里留下了太多的恐惧，而他却想到了勇气。

66 / 247

梅勒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么多年来，尼娜和威利一直在“进食”我的生命。是时候阻止他们了。

67 / 258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似乎只有巴伦特和威利明白现在的状况。开普勒不停地走来走去，绞拧着双手，就像一个即将被行刑的死刑犯，吉米·韦恩·萨特则目光钝滞，嘴角带笑，一副轻微痴呆的模样。哈罗德说：“那该死的棋盘在哪儿？”

68 / 273

查尔斯顿，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她有许多年都没有想起这个噩梦了，但当她坐在梅勒妮·福勒的客厅里，对面坐着脸色苍白的贾斯汀，用那个疯狂老妇般的眼睛瞪着她，娜塔莉却不禁产生了当年噩梦中的反应。

69 / 287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26日，星期二

索尔已经可以看到南面那座灯火通明的大宅。此时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活着进入大宅。

70 / 303

梅勒妮

过了这么多年，威利和我终于在那个疯狂的夜晚做爱了。当然，我们是通过傀儡做的。

71 / 307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对“玩更大的游戏”这个提议，威利和巴伦特都是认真的。如果威利赢了——哈罗德几乎就没见这老浑蛋输过——他和巴伦特将把游戏升级到向城市发射核弹、将国家化为焦土的水平。

72 / 327

梅勒妮

我的傀儡朝主出口走去，刚转过一个拐角，就被一个满脸络腮胡、墨西哥人模样的警卫射杀了。我又连忙将意志转移到墨西哥人身上，让他跑上水泥坡道。

73 / 331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娜塔莉猛然将头转向左侧，刚好看见那艘船上又有三团火焰升起——那是更多的导弹在向他们袭来。

74 / 341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所有的暴力都是同源的，小兵。那就是对权力的欲望。权力才是唯一真正的道德，犹太人。权力才是不死之神，而对暴力的渴求是这个神的唯一诫命。”

75 / 353

多尔马恩岛，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她最后看了一眼上校的尸体，死亡让那恶魔看起来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

76 / 366

查尔斯顿，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老巫婆在床上虚弱地蠕动着，娜塔莉愈发觉得，她就像一个被从自然栖息地里拎出来的得了酸皮病的海洋生物。

77 / 387

贝弗利山，1981年6月21日，星期六

托尼·哈罗德庆幸自己死里逃生。黑人婊子在岛上对哈罗德发起猝不及防的一击之后，他还以为自己的运气用光了。

以色列，凯撒利亚，1981年12月13日，星期天

尼娜开着菲亚特沿着海法公路向北驶去，一路上不时停下观赏风景，享受冬日的阳光。她不知道自己下次再走这条路是什么时候。

尾 声 / 401

1988年10月21日

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我坐在这儿等待尼娜。明天应该会更暖和。但今天我很冷，心情忧郁。没有人陪我做游戏。我孤独极了。我感到很饿、很饿。

致 谢 / 405

886 / 85

尼娜，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已经快到中午了，你辛苦了一天，我却让你失望了。希望你不要生气。尼娜，你真好，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我永远爱你。

186 / 55

尼娜，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希望你不要生气。尼娜，你真好，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我永远爱你。

Part 3 终局

奥嘉利达

1915年4月26日，星期四

星期四中午饭后不久，施尼·施拉德就在奥嘉利达俱乐部大厅里打起牌来。他妻子不坚持一派法语牌，他父亲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只打扑克。奥嘉利达是“扑克城”，在扑克室里赌博的活动从早到晚都有。施拉德因性如火，体质弱，精神振奋，但精神状态却不好，他一心要得到“我们伟大的女神”——他的母亲，“我的手帕”。单方也感到寂寞，一派他从军俄国时在帐篷中的任何一个人陷入敌手。恰恰在她们被质问的最后几秒里，在施拉德渐渐的疑惑中，施拉德母亲通过某种近乎神秘的方式给了他一个信号。

施拉德在上空呆呆地凝视着一堵墙，他清晰地记得妻子从军俄国时的滋味，冷漠、僵硬、没有爱意，没有快乐，没有希望。她那双忧愁、痛苦的眼睛边缘发红，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你和我属于这儿”。母亲的名字叫阿纳托列·施拉德，她的名字都让他心存疑惑。

施拉德似乎有了顿悟，狂喜无边。她突然像单恋者般投进母亲的怀抱，这是对深爱她的精神感召嘛。内容用实录作家

在那漫长的夏天里，托尼·哈罗德每天要读《冰口透白》。他把书架上的书都翻烂了，手稿的缺口越来越大，书本开始掉页，船舱里连街牌都带不稳。一天，他突然发现，书架上《冰口透白》的原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来到山脚下，沿着小路一直走，直到天黑，才在一家小饭馆里找到了它。原来，这天中午，托尼·哈罗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午饭，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向服务员询问，服务员告诉他，刚才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黑色的钱包从这里经过，托尼·哈罗德仔细一看，正是自己丢失的钱包。托尼·哈罗德追上去，发现这个人正向贝弗利山方向走去。

1981年4月23日，星期四

44

星期四中午过后不久，托尼·哈罗德躺在贝弗利山希尔顿酒店的一张大床上，思考着爱情。对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多大兴趣。在哈罗德看来，爱情不过是一场闹剧，只会让你满嘴陈词滥调地爱来爱去。爱情是两性关系所赖以维系的种种谎言、自欺和伪善的借口而已。托尼·哈罗德干过数以百计的女人——也许是数以千计，他为此感到自豪——但他从未假装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坠入爱河，尽管在她们被征服的最后几秒里，在他达到高潮的瞬间，他似乎感觉到了某种近乎爱情的东西。

但现在，托尼·哈罗德恋爱了。他发现自己经常想念玛利亚·陈。他清晰地记得手掌和手指抚摸她的肌肤的感觉。他幻想着她身体的芬芳。他的黑发、黑眼和微笑在她的意识边缘徘徊，仿佛视野角落里若有若无的图像，一转头就消失不见。甚至连呼唤她的名字都让他心神荡漾。

哈罗德双手垫在脑后，盯着天花板。缠绕的床单依然散发着做爱后的味道，就像在海滩闻到的那种咸腥味。浴室里突然传来

哗啦啦的淋浴声。

哈罗德和玛利亚·陈按部就班地生活着。她每天早上把信件带给按摩浴缸里的他，接听电话，记录他口述的命令，然后同他一起去片场观看《白色口水》的拍摄，审阅前一天拍的镜头。因为英国工会的问题，片场从派恩赫斯特搬到了帕拉蒙特。对此，哈罗德很是欢迎，因为他可以不用离家几个星期去监督拍摄了。昨天，哈罗德看了珍妮特·德拉科特的样片。这个二十八岁的大胸老女人要在片中扮演十七岁的性感少女。突然，他脑海中浮现出由玛利亚·陈来扮演主角的场景：玛利亚·陈的细腻代替德拉科特的浮夸，玛利亚·陈的诱人香艳代替德拉科特的臃肿苍白。

自从在费城第一次有肌肤之亲后，哈罗德和玛利亚·陈只做过三次爱。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克制，但这点燃了他的欲火，使他对她的渴望从生理层面发展到心理层面。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她。仅仅是看她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都让托尼·哈罗德感到欣喜。

浴室里的水声停了，哈罗德听见毛巾擦身体的声音，然后是电吹风的轰鸣。

哈罗德努力想象同玛利亚·陈共度一生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足够的钱，可以取出来远走高飞，无忧无虑地生活两三年。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哈罗德一直想抛弃一切，在巴哈马群岛上找个小岛，尝试去写点东西——不是那种老掉牙的恐怖暴力片剧本。他想象着自己给巴伦特和开普勒留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去死吧”三个字，然后抛开一切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他想象着玛利亚·陈穿着蓝色泳衣从沙滩上走回来，他们两人边吃羊角面包边喝咖啡，开心地聊着天，看着太阳从潟湖后面升起。托尼·哈